

解释学、海德格尔 与儒道今释

Heidegger and a Hermeneu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王庆节 著

这里的研究与探讨，涉及存在、此在、知识、伦理、自然、社会各个范畴和领域。文思细致敏锐，目光独特到位，且占有制高点，令人感受到多年研究积累的厚重，其范围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作者似在努力寻找一只跨亚洲之眼，追求一种境界，或许可以将它概括为：学问无论中西，哲思不限古今，惟问题为要。

——倪梁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解释学、海德格尔 与儒道今释

Heidegger and a Hermeneu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王庆节 著

这里的研究与探讨，涉及存在、此在、知识、伦理、自然、社会各个范畴和领域。文思细致敏锐，目光独特到位，且占有制高点，令人感受到多年研究积累的厚重，其范围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作者似在努力寻找一只跨亚洲之眼，追求一种境界，或许可以将它概括为：学问无论中西，哲思不限古今，惟问题为要。

——倪梁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王庆节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ISBN 7-300-05785-3/B·314

I . 解…

II . 王…

III . 比较哲学—文集

IV . B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374 号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

王庆节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 - 82503022

编辑热线:010 - 82503013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0 000

定 价 19.80 元

序 言

记得最早和“解释学”结缘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我还在北大念书。熊伟先生访问德国,后绕道美国参加北美海德格尔哲学年会归来,我们几个学生去看望先生。从先生那里得知,海德格尔在现今西方思想中的重要不仅在于他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西方哲学流派之一的现象学的嫡系传人,也不仅在于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风靡欧美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宗师,海德格尔的现实意义与重要性更在于他对整个西方文化中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同时导致全部西方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的哲学存在论传统所作的刨根问底式的、批判性的重新解读和诠释。正是在这一“批判性的”,而且甚至经常是“革命性的”哲学解释学中,海德格尔企图探求一条化解西方现代性难题的线索和道路。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问题,对我们这些当时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北京的年轻学人们来说,就立即转换为: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重新崛起的道路上,如何“批判性地”和“革命性地”重新解读、诠释和评价我们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以及这一重新解读、诠释和评价的存在论基础是什么?^①这一主导性的问题意识,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中国思想学术界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大潮,并继续体现在 90 年代的“学术”与“思想”的争论里,而且它还更进一步地延伸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论辩中。本书所汇集的 13 篇论文主要是作者这些年来从比较哲学研究的角度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思考。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解释、知识和存在”,包括 6 篇文章。这一部分主要对西方当代哲学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诸如海德格尔、利科尔以及诺齐克的关于存在、亲在与真理、文本与解释、知

^① 参见甘阳《论传统》,载《读书》,1986(2)。

识与怀疑这些当代哲学知识论和解释学的基本概念与命题,以及它们所由而出的存在论根基进行批评性的探讨。应当说,这些文章构成全书讨论的理论平台和背景。第二部分定名为“儒道今释”,有7篇文章。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在上半部分讨论所建构的平台上,并在前面所述的问题意识的导引下,通过比较哲学的角度,对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家和儒家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进行重新的解读和解释。显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而是要通过这一重新解读和解释,希望尝试性地揭示中国古老的、原初的哲学运思对处在全球化大潮中的、现今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其发展所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真正的哲学运思就像行进在人迹未到的林中小道上。当回首过往时,来此的踪迹恐怕早已是依稀难寻,所剩下的惟有一个个孤零零的“路标”。^①汇集在本书中的13篇论文,作为我自己哲学学习和思考之路上的“路标”,也让我回忆起自己这十几年来从北京到美国再到香港,从读书学习到教书研究,所走过的哲学运思之路。这一路上寻觅时的点点滴滴,其间虽不乏“山重水复疑无路”般的迷惘,但也时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欢欣。只希望有兴趣读这些文章的朋友和读者,能同我一起体会和分享这“同道”的“迷惘”与“欢欣”。也希望如20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

相信一个哲学家,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也许会有兴趣读我记下的东西,因为即使我很少击中靶心,他也会认出我不停地向之射击的靶子。^②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兄,没有他的鼓励,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付梓发行;也还感谢女友李丽杰小姐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周濂同学,除了思想切磋和日常支持之外,他们

^① See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78.

^② Ludwig Wittgenstein, *Ueber Gewissheit / On Certainty*, ed. by G. E. M. Anscombe and G. H. von Wri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 50 – 50e. 参见中译本,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张金言译,6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在帮我使用中文电脑和打字输入方面贡献甚丰。本书的编辑还曾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和冯文欣小姐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去世多年的外祖母。她以她平淡而有爱心的一生，教会了我如何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并且思考。

王庆节
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序言 (I)

第一部分 解释、知识和存在

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

——利科尔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3)

知识与怀疑

——当代英美哲学关于知识本性的讨论探析 (29)

走向澄明之境

——海德格尔之路 (52)

亲临存在与存在的亲临

——试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出发点 (87)

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社会存在论

——从“谁之在”分析中的“共在”概念谈起 (106)

也谈海德格尔“Ereignis”的中文翻译和理解 (127)

第二部分 儒道今释

老子的自然观念：自我的自己而然与他者的自己而然 (143)

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 (164)

“恒”与道的时间性 (206)

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	2
道德金律、恕忠之道与儒家伦理	(231)
系谱学的自我观念与儒家的示范伦理学	(255)
道德本分与伦理道义的存在论根基 ——从儒家子女孝养父母的本分谈起	(281)
道德金律与普世伦理的可能性	(302)

第一部分

解释、知识和存在



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①

——利科尔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一、引子：庄子的故事和解释学的问题

《庄子·天道篇》中有一个桓公与轮扁的故事。故事说，有一天桓公在堂上读书，工匠轮扁在堂下斫车轮。轮扁看见桓公读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就放下锥凿走上前来，问桓公读的是什么书，为何如此入迷？桓公答曰，读的是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桓公回答，圣人已死。听到这话，轮扁就说，主公，非也，你读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听罢大怒，定要轮扁给一个说法。于是，庄子就借轮扁之口，说出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的这一故事涉及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关于我们所要理解和解释的文本的书写、言谈及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桓公看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随着圣人的死亡而消失，它通过圣人的言谈、书写而得以保存下来，并流传开去。今天我们理解圣人典籍的本义，就是要通过聆听圣人之言、阅读圣人之书来达到。换句话说，流

^① 本文原载《中国现象学和哲学评论——胡塞尔〈哲学研究〉出版百年纪念特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传至今的圣人之言、圣人之书与作品本义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这些圣人之言和圣人之书乃是我们今天通向作品本义的惟一可靠桥梁。与桓公的这一立场相左，轮扁用他几十年斫车轮的经验说明，一个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能毫无妨碍地通过作者的言谈和书写而得以保存下来，并流传开去。作者之言、作者之书非但不能成为判断作品原义的最后根据；相反，它们往往成为阻碍我们达到文本的真实意义的屏障。

应当指出，尽管桓公与轮扁在关于语言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在关于文本的书写、言谈及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答案截然不同，他们所持的根本哲学立场可能却相差不远。例如，桓公似乎也认定每一文本都有其真实固定的意义，或许甚至并不反对轮扁关于这一意义可通过作者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途径去达到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区别与争论仅仅在于认为这一意义是否“能言”以及如何“能言”，或者说，只在于认为这一意义能否通过语言以及如何通过语言被他人理解和传达。所以，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庄子及其后学在这里尽管涉及了解释学的根本问题，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则似乎太过于简单和偏颇。

那么，真的存在着独立和客观的文本意义吗？在现代解释学哲学家的眼里，一个作品（文本）的“客观”意义与读者的“主观”理解和解释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作者、作品（文本）和读者之间由于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历史、文化、地域而产生的间距究竟是理解和解释的障碍还是理解和解释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文本解释能达到“真理”吗？如果能，那么这种“真理”在什么意义上为“真”？本文以下将重点通过讨论法国现代解释学哲学家利科尔关于文本与解释的思想，以期能对上述诸问题的回答找到某些启示和线索。

二、文本、言谈和书写

在《解释学的任务》一文中，利科尔将解释学初步定义为“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作为当代解释学哲学的奠

基人之一的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也说解释学是从“对文本的理解艺术”开端。^①由此可见,解释学的任务就在于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那么,什么是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呢?利科尔首先说:“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谈。”^②关于对这一说法的传统解释,利科尔的讨论依据是19世纪瑞士的著名语言学家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索绪尔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区别。在索绪尔看来,所有的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的结构部分,它是普遍的、社会的、共时性的和不依赖于具体个人的;另一方面是言语的行为部分,它是具体的、各别的、历时性的和异质性的。在我们的语言生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行为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结构;但是要使语言结构能够成立,也必须有言语行为”。^③在语言结构与言语行为区分的基础上,索绪尔给书写文字的地位加以定位。索绪尔说:

语言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④

这样,我们从索绪尔那里得到了一幅由语言(*langue*)结构到口语言谈(*parole*)再到书写文本(*text*)的逐步以降的图画。因为书写的文字只是言说的语词的表现,并无加入任何新的成分,所以书写的文本低于口

^① 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 Co., 1993, p. 215.

^② Paul Ricoeur, *What Is a Text?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A Ricoeur Reader: Reflection & Imagination*, ed. by Mario J. Valdes, Toronto and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43.

^③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④ 同上书,47~48页。

语言说。

利科尔对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言语和文本关系的传统解释不以为然。利科尔指出,从解释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关于语言的学说中,不假思索地给予语音以优先地位是大有问题的。一般讲来,虽然所有能写出的就肯定能被说出,但书写一定还可以表明一些“超出”言说的东西,否则的话就没有书写的必要。也恰恰是书写的存在才更多地引出和说明解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利科尔看来,文本所赖以建立自身的书写阅读关系与言说所赖以建立自身的对话问答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对话乃对话者之间通过言说、问答的直接沟通。与对话相比较,文本的书写与阅读则缺乏这一层直接的沟通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书写和阅读、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时空的间距。由于这一间距,读者在作者写作时,作者在读者阅读时缺席。利科尔将这一现象称为文本主体的当下“双重消陨”(double eclipse),也正是由于这一消陨而产生的间距使得“书写的文本”具有“建设性”。这一间距也使我们意识到,应当是文本而非作者或读者占据着理解和解释的中心。用利科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书写使本文相应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可能。^①

这样说来,文字书写,也只有当它逃脱言说的禁锢,不再被视为后者的誊本或赝本,才真正意味着其作为文本的诞生。也就是说,作者的“死亡”同文本的“诞生”是同时的。

有时我想说,阅读一本书就是要将其作者视为已经死去了,将此书视为作者的遗著。因为只有当作者已经亡故,此书的意蕴关联才会如其本然所是的那样完整无缺。作者不再能够响应,所

^① Paul Ricoeur, *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and trans.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9.

剩下的就只有阅读他的作品。^①

一旦文本取代了言谈,就不再有说话者。^②

第二,将文字书写从对话言说的阴影里解放出来不仅标志着文本主体的“死亡”,而且同时也意味着文本语言与它所意指的世界的关系的重新理解。我们知道,语言,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通过符号、语句的形式述说关于世界中的某个事物、事件或某种事态。利科尔指出,语言的这一“关于什么的述说”的结构一方面表明,语言与它所述说的或者所指向的“世界”之间总有一个间隔、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述说行为本身就是要在这之间消除间距,架起桥梁,从而使“世界”展现出来。但是,利科尔又指出,在口头对话与文字阅读的情况下,语言所指的“世界”的展现情形是各不相同的。在口头对话中,世界“表现”出来(presented),而在书面阅读中,世界则是“再现”开来(represented)。

我们也许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利科尔的这一观点。假设有一对夫妇,大李与小梅。大李下班回家,小梅告诉大李:

(1)“猫咪吃掉了蛋糕。”

大李一下子就明白了小梅的意思,原来今天是大李的生日,小梅在沮丧地抱歉她的宠物猫咪吃掉了她为大李准备的生日蛋糕。因此,小梅说的是:

(1a)猫咪吃掉了蛋糕。

我们知道,在这一口头对话的情境中,“猫咪吃掉了蛋糕”这一语句的意义与其所指称的世界“猫咪吃掉了蛋糕”之间的连接由于说话者大李与小梅以及围绕他们的周遭环境的“在场”就一下子变得一目了然。

^① Paul Ricoeur, *What Is a Text?* p.45.

^② ibid., p.47.

所以，利科尔说道：

在言说中，说话者不仅相互之间在场，而且，言谈时的处境、周围的环境也一道在场。正是在对这一周遭环境的意蕴关联中，谈话获得了其全部的意义……因此，在活泼泼的谈话中，所说出的话语的理想意义指向那实际的所指，即指向我们所说的东西……意义蔽入所指，而所指则蔽入当下显现之中。^①

但是，在文字阅读中，情形则大不相同。不仅说话者不在场，言谈时的处境以及周遭环境也都隐而不现，文本的所指不再当即显现。这一文本与文本的所指之间的延搁或悬搁现象并不意味着在文本阅读中，不再有文本的所指，而是说文本现在不再直接指向显现的世界。它从当下世界的显现中“自由”出来，指向其他的文本。按照利科尔的说法，与阅读文本相关的其他文本的作用在阅读中就相当于说话者的处境与周遭环境在言谈对话中的作用。例如，在我们上面给出的例子里，当我不是作为对话者听到而是作为读者读到(1)“猫咪吃掉了蛋糕”时，展现在我面前的并不必然就是(1a)的世界，即“猫咪吃掉了蛋糕”，因为谈话者大李和小梅以及伴随他们的实际周遭环境全都退隐不现，或者说作为读者的我面临的文本所指向的是种种的可能世界而非某个现实存在的世界。这样的话，除去第一种情况，即(1a)，我还可能遇到如下的种种情况：

情况 2：可能早晨上班前大李与小梅打赌，说猫咪不会吃蛋糕，因为他只见过它吃鱼或者买来的猫食。大李走后，小梅拿出一块蛋糕喂猫咪。猫咪吃了蛋糕。

倘若上述可能世界为真，那么，当我读到(1)“猫咪吃掉了蛋糕”时，我应当将之解释为：

^① Paul Ricoeur, *What is a Text?* p. 46.

(1b) 猫咪吃掉了蛋糕。

也就是说,小梅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大李他输了,猫咪不是不吃蛋糕。

情况3:可能这两天猫咪生病了,厌食不吃东西。早晨大李与小梅还为之担心,所以,当大李晚上回来,小梅便忙不及地告诉大李:

(1c) 猫咪吃掉了蛋糕。

这里,小梅想说的是,猫咪今天吃掉了蛋糕,说明它的病有所好转,大李不必再为猫咪担心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出各种各样的其他可能情形。在这种种不同文本的意蕴关联下,语句“猫咪吃掉了蛋糕”作为文本(1)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例如(1a)、(1b)、(1c)等等。由此,利科尔得出结论:

任何的文本,随着它与其世界的关系的消隐,就获得了自由,并将自身投入到与其他文本的关联中去。这种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取代了在活泼泼的言谈中被指称着的周遭现实的位置。这种文本与文本间的相互关联,就在作为我们言谈所及的世界的消隐中,促生了文本或者文学的“准世界”(quasi world)。^①

所以,对于阅读活动而言,我们作为读者,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似乎“既无作者,又无世界”,自主独行却又相互关联的文本世界。利科尔将这种文本的自主性又解释为“文本相应于作者意图、作品情境以及原初读者的独立性”^②,而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或自主性,文本的解释才成为可能。于是乎,内在于文本的本质中的文本与原作者以及与文本所指的当下世界之间的时空间距非但不成为阻碍理解与解释的屏

^① Paul Ricoeur, *what is a text?* p. 47.

^② Paul Ricoeur, *Metaphor and the Central Problem of Hermeneutics*,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 165.